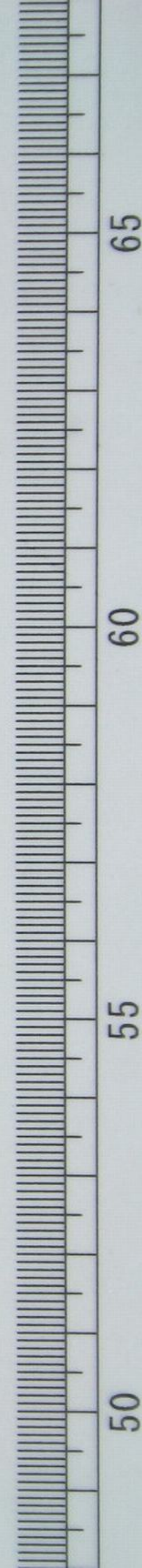


津田文庫
文庫 1
1521
3



龍威秘書一集

漢魏叢書採珍十種

第四册

神仙傳卷一至卷五

晉葛洪

龍威秘書一集四册

010190607319



神仙傳序

上海圖書館藏

子著內篇論神仙之事凡二十卷弟子滕升問曰先生云仙化可得不死可學古之得仙者豈有其人乎子答曰秦大夫阮倉所記有數百人劉向所撰又七十餘人然神仙幽隱與世異流世之所聞者猶千不得一者也故寧子入火而陵煙烏皇見逆於護龍友回變化於雲母赤將茹葩以隨風涓子餌朮以著經嘯父別火於無窮務光游淵以哺薤仇生却老以食松朮疏煮石以練形琴高乘鯉於碭中桂父改色以

申惠事字

二

龜腦女九七十以增容陵陽吞五脂以登高商邱
當蒲以無終雨師鍊五色以屬天子先轡兩虬於玄
塗周音跨紫鶴於緱氏軒轅控飛龍於鼎湖葛由箴
木羊漱綏山陸通而遐紀於橐盧蕭史乘鳳而輕舉
東方飄幘於京師犢子嚮桃以淪神主柱飛行以餌
砂阮邨長存於睢嶺英氏乘魚以登遐脩羊陷石於
西岳馬丹迴風以上徂鹿翁涉險而流泉園多蹕說
於五華子今復抄集古之仙者見於仙經服食方及
百家之書先師所說者儒所論以為十卷以傳知正
識遠之士其繫俗之徒思不經微者亦不彊以示之
則知劉向所述殊甚簡略美事不舉此傳雖深妙奇
異不可盡載猶存大體竊謂有愈於劉向多所遺棄
也晉抱朴子葛洪稚川題

神仙傳目錄

卷一

廣成子

老子

彭祖

魏伯陽

卷二

白石先生

黃初平

王遠

伯山甫

馬鳴生

李八百

李阿

卷三

河上公

劉根

李仲甫

李意期

王興

趙瞿

王遙

李常在

卷四

劉安

陰長生

張道陵

卷五

泰山宅父

巫炎

劉憑

樂巴

左慈

壺公

蘄子訓

卷六

李少君

孔元方

王烈

焦先

孫登

呂文敬

沈建

董奉

卷七

太玄女

西河少女

程偉妻

麻姑

樊夫人

嚴清

帛和

東陵聖母

葛玄

卷八

鳳綱

衛叔卿

墨子

孫博

天門子

王子

沈羲

陳安世

劉政

卷九

茅君

蘇仙公

孔安國

尹軌

介象

成仙公

郭璞

尹思

卷十

沈文泰

沈正

皇化

北極子

李修

柳融

荔越

陳永伯

董仲君

王仲都

離明

劉京

清平吉

黃山君

靈壽光

李根

黃敬

甘始

平仲節

宮嵩

王真

陳長

班孟

董子陽

東郭延

戴孟

魯女生

陳子皇

封衡

神仙傳卷一

漢魏叢書原本

晉 葛洪著 武林徐仁毓閱

廣成子

廣成子者古之仙人也居崆峒之山石室之中黃帝
 聞而造焉曰敢問至道之要廣成子曰爾治天下禽
 不待候而飛草木不待黃而落何足以語至道黃帝
 退而閒居三月後往見之膝行而前再拜請問治身
 之道廣成子答曰至道之精杳杳冥冥無視無聽抱
 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爾形無搖爾精乃

可長生慎內閉外多知為敗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
千二百歲而形未嘗衰得我道者上為皇失吾道者
下為土將去汝入無窮之門游無極之野與日月參
光與大地為常人其盡死而我獨存矣

老子

老子者名重耳字伯陽楚國苦縣曲仁里人也其母
感大流星而有娠雖受氣天然見於李家猶以李為
姓或云老子先天地生或云天之精魄蓋神靈之屬
或云母懷之七十二年乃生生時剖母左腋而出生

而白首故謂之老子或云其母無夫老子是母家之
姓或云老子之母適至李樹下而生老子生而能言
指李樹曰以此為我姓或云上三皇時為玄中法師
下三皇時為金闕帝君伏羲時為鬱華子神農時為
九靈老子祝融時為廣壽子黃帝時為廣成子顓頊
時為赤精子帝嚳時為祿圖子堯時為務成子舜時
為尹壽子夏禹時為真行子般湯時為錫則子文王
時為文邑先生一云守藏史或云在越為范蠡在齊
為鴟夷子在吳為陶朱公皆見於羣書不出神仙正

經未可據也。葛稚川云：洪以爲老子若是天之精神，當無世不出，俯尊就卑，委逸就勞，背清澄而入臭濁，棄天官而受人爵也。夫有天地則有道術，道術之士何時暫乏？是以伏羲以來至於三代，顯名道術，世世有之，何必常是一老子也？皆由晚學之徒好奇尚異，苟欲推崇老子，故有此說。其實論之，老子蓋得道之尤精者，非異類也。按史記云：老子之子名宗，仕魏爲將軍，有功封於段。至宗之子汪，汪之子言，言之玄孫瑕，仕於漢，瑕子解爲膠西王太傅，家於齊，則老子本神靈耳。淺見道士欲以老子爲神異，使後代學者從之而不知此，更使不信長生之可學也。何者？若謂老子是得道者，則人必勉力競慕。若謂是神靈異類，則非可學也。或云：老子欲西度關，關令尹喜知其非常人也，從之問道。老子驚恠，故吐舌聃然，遂有老聃之號。亦不然也。今按九變及元生十二化經，老子未入關時固已名聃矣。老子數易名字，非但一聃而已。所以爾者，按九宮及三五經及元辰經云：人生各有厄會，到其時若易名字以隨元氣之變，則可以延年度

厄今世有。道者亦多。如此老子在周。乃三百餘年。二百年之中。必有厄會。非一。是以名稱多耳。欲正定老子本末。故當以史書實錄為主。并老仙經祕文。以相參審。其他若俗說多虛妄。洪按西昇中胎及復命苞。及珠韜玉機金篇內經。皆云老子黃白色。美眉廣額。長耳大目。疎齒方口。厚唇額有三五。達理日角。月懸鼻。純骨雙柱耳有三漏門。足蹈二五。手把十文。以周文王時為守藏史。至武王時為柱下史。時俗見其久壽。故號之為老子。夫人受命自有神通。遠見者稟命。

是常人不同。應為道主。故能為天神所濟。眾仙所從。是以所出度世之法。九丹八石。金醴金液。次存玄素。守一思神。歷藏行氣。鍊形消災。辟惡治鬼。養性絕穀。變化厭勝。教戒役使。鬼魅之法。凡九百三十卷符書。七十卷皆老子本起中篇所記者也。自有目錄。其不在此數者。皆後之道士私所增益。非真文也。老子恬淡無欲。專以長生為務者。故在周雖久而名位不遷者。蓋欲和光同塵。內實自然。道成乃去。蓋仙人也。孔子嘗往問禮。先使子貢觀焉。子貢至老子告之曰。子

之師名邛相從三年而後可教焉孔子既見老子老子告曰良賈深藏答虛君子盛德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也孔子讀書老子見而問之曰何書曰易也聖人亦讀之老子曰聖人讀之可也汝曷爲讀之其要何說孔子曰要在仁義老子曰蚊蠶嗜膚暹夕不得眠今仁義慘然而汨人心亂莫大焉夫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染而黑天之自高矣地之自厚矣日月自明矣星辰回自列矣草木固有區矣夫子修道而邇則以至矣又何用仁義若繫

數以求亡羊乎夫子乃亂人之性也老子問孔子曰本得道乎孔子曰求二十七年而不得也老子曰使道可獻人則人莫不獻之其君矣使道可進人則人莫不進之其親矣使道可告人則人莫不告之兄弟矣使道可傳人則人莫不傳之其子矣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道不可居也孔子曰其治詩書禮樂易春秋誦先王之道明周召之迹以干七十餘君而不見用甚矣人之難說也老子曰夫六藝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陳哉今子所修者皆因陳迹也迹者

履之出而迹豈異哉孔子歸三日不談子貢惟而問之孔子曰吾見人之用意如飛鳥者吾飾意以爲弓弩射之未嘗不及而加之也人之用意如麋鹿者吾飾意以爲走狗而逐之未嘗不銜而頓之也人之用意如淵魚者吾飾意以爲鈎緝而投之未嘗不鈎而制之也至於龍乘雲氣遊太清吾不能逐也今見老子其猶龍乎使吾口張而不能翕舌出而不能縮神錯而不知其所居也陽子見於老子老子告之曰虎豹之文猿猴之捷所以致射也陽子曰敢問明王之

治老子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以不自己化被萬物而使民不恃其有德而不稱其名位乎不測而遊乎無有者也老子將去而西出關以昇崑崙關令尹喜占風氣逆知當有神人來過乃掃道四十里見老子而知是也老子在中國都未有所授知喜命應得道乃停關中老子有客徐甲少賃於老子約日雇百錢計欠甲七百二十萬錢甲見老子出關遊行速索償不可得乃倩人作辭詣關令以言老子而爲作辭者亦不知甲已隨老子二百餘年矣唯計甲所應得

直之多許以女嫁甲。甲見女美，尤喜，遂通辭於尹喜。得辭，大驚，乃見老子。老子問甲曰：汝久應死，吾昔貸汝爲官，卑家貧，無有使役，故以太玄清生符與汝，所以至今日。汝何以言吾語？汝到安息國，固當以黃金計直還汝。汝何以不能忍？乃使甲張口向地，其太玄真符立出於地。丹書文字如新，甲成一聚枯骨矣。喜知老子神人，能復使甲生，乃爲甲叩頭請命，乞爲老子出錢還之。老子復以太玄符投之，甲立更生。喜卽以錢二百萬與甲，遺之而去。并執弟子之禮，具以

長生之事授喜。喜又請教誡老子語之五千言，其遺書之名曰道德經焉。尹喜行其道，亦得仙。漢竇太后信老子之言，孝文帝及外戚諸竇皆不得不讀讀之。皆大得其益。故文景之世，天下謐然，而竇氏三世儼其榮寵。太子太傅疎廣父子深達其意，知功成身退之義，同日棄官而歸，散金布惠，保其清貴。及諸隱士，其遵老子之術者，皆外損榮華，內養生壽，無有顛沛於險世，其洪源長流，所潤洋洋如此。豈非乾坤所定萬世之師表哉？故莊周之徒，莫不以老子爲宗也。

元仙傳卷一
彭祖

彭祖者姓錢諱鏗帝顓頊之玄孫也殷末已七百六十七歲而不衰老少好恬靜不卹世務不營名譽不飾車服唯以養生治身爲事王聞之以爲大夫常稱疾閑居不與政事善於補導之術服水桂雲母粉麋角散常有少容然性沈重終不自言有道亦不作詭惑變化鬼恠之事竊然無爲少周遊時還獨行入莫知其所詣伺候竟不見也有車馬而常不乘或數百日或數十日不持資糧還家則衣食與人無異常閑

氣內息從且至中乃危坐拭目摩拂身體舐唇咽唾臍氣數十乃起行言笑其體中或疲倦不安便導引閉氣以攻所患心存其體面九竅五臟四肢至於毛髮皆令具至覺其氣雲行體中故於鼻口中達十指未尋卽體和王自往問訊不告致遺珍玩前後數萬金而皆受之以恤貧賤無所留又采女者皆少得道知養性之方年二百七十歲視之如五六十歲奉事之於掖庭爲立華屋紫閣飾以金玉乃令采女乘輜軒往問道於彭祖旣而再拜請問延年益壽之法彭

祖曰欲舉形登天上補仙官當用金丹此九召太一所以白日昇天也此道至大非君王之所能爲其次當愛養精神服藥草可以長生但不能役使鬼神乘虛飛行身不知交接之道縱服藥無益也能養陰陽之意可推之而得但不思言耳何足惟問也吾遺腹而生三歲而失母遇大戎之亂流離西域百有餘年加以少枯喪四十九妻失五十四子數遭憂患和氣折傷冷熱肌膚不澤榮衛焦枯恐不度世所聞淺薄不足宣傳大宛山有青精先生者傳言千歲色如童子

子步行日過五百里能終歲不食亦能一日九食真可問也采女曰敢問青精先生是何仙人者也彭祖曰得道者耳非仙人也仙人者或竦身入雲無翅而飛或駕龍乘雲上造天階或化爲鳥獸遊浮青雲或潛行江海翱翔名山或食元氣或茹芝草或出入人間而人不識或隱其身而莫之見面生異骨體有奇毛牽好深僻不交俗流然此等雖有不死之壽夫人情遠榮樂有若雀化爲蛤雉化爲蜃失其本真更守異氣余之愚心未願此已入道當食甘旨服輕麗通

陰陽處官秩耳骨節堅彊顏色和澤老而不衰延年
久視長在世間寒溫風濕不能傷鬼神衆精莫敢犯
五兵百虫不可近嗔喜毀譽不爲累乃可爲貴耳八
受氣雖不知方術但養之得宜常至百二十歲不及
此者傷也小復曉道可得二百四十歲加之可至四
百八十歲盡其理者可以不死但不成仙人耳養壽
之道但莫傷之而已夫冬溫夏涼不失四時之和所
以適身也美色淑姿幽閑娛樂不致思慾之惑所以
通神也車服威儀知足無求所以一志也八音五色
以悅視聽所以導心也凡此皆以養壽而不能斟酌
之者反以速患古之至人恐下才之子不識事宜流
遷不還故絕其源故有上士別牀中士異被服藥百
裹不如獨臥五音使人耳聾五味使人口爽苟能節
宜其宜適抑揚其通塞者不以減年得其益也凡此
之類譬猶水火用之過當反爲害也不知其經脈損
傷血氣不足內理空疎髓腦不實體已先病故爲外
物所犯因氣寒酒色以發之耳若本充實豈有病也
夫遠思彊記傷人憂喜悲哀傷人喜樂過差忿怒不

解傷人汲汲所願傷人陰陽不順傷人有所傷者數種而獨戒於房中豈不惑哉男女相成猶天地相生也所以神氣導養使人不失其和天地得交接之道故無終竟之限人失交接之道故有傷殘之期能避衆傷之事得陰陽之術則不死之道也天地晝分而夜合一歲三百六十交而精氣和合故能生產萬物而不窮人能則之可以長存次有服氣得其道則邪氣不得入治身之本要其餘吐納導引之術及念體中萬神有含影守形之事一千七百餘條及四時首

向責已謝過臥起早寢之法皆非真道可以教初學者以正其身人受精養體服氣煉形則萬神自守其真不然者則榮衛枯悴萬神自逝悲思所留者也人為道不務其本而逐其末告以至言而不能信見約要之書謂之輕淺而不盡服誦觀夫太清北神中經之屬以此自疲至死無益不亦悲哉又人苦多事少能棄世獨往山居穴處者以道教之終不能行是非仁人之意也但知房中閉氣節其思慮適飲食則得道也吾先師初著九節都解指韜形隱遯尤為開明

四極九室諸經萬三千首爲以示始涉門庭者采女
具受諸要以教王王試之有驗殷王傳彭祖之術屢
欲祕之乃下令國中有傳祖之道者誅之又欲害祖
以絕之祖知之乃去不知所之其後七十餘年聞人
於流沙之國西見之王不常行彭祖之術得壽三百
歲氣力丁壯如五十時得鄭女妖姪王失道而殂俗
間言傳彭祖之道殺人者由於王禁之故也後有黃
山君者修彭祖之術數百歲猶有少容彭祖旣去乃
追論其言以爲彭祖經

魏伯陽

魏伯陽者吳人也本高門之子而性好道術後與弟
子三人入山作神丹丹成知弟子心懷未盡乃試之
曰丹雖成然先宜與犬試之若犬飛然後人可服耳
若犬死卽不可服乃與犬食之犬卽死伯陽謂弟子
曰作丹唯恐不成旣今成而犬食之死恐是未合神
明之意服之恐復如犬爲之奈何弟子曰先生當服
之否伯陽曰吾嘗違世路委家入山不得道亦耻復
還死之與生吾當服之乃服丹八口卽死弟子顧視

相謂曰作丹以求長生服之卽死當奈此何獨一弟子曰吾師非常人也服此而死得無意也因乃取丹服之亦死餘二弟子相謂曰所以得丹者欲求長生耳今服之旣死焉用此爲不服此藥自可更得數十歲在世間也遂不服乃共出山欲爲伯陽及死弟子求棺木二子去後伯陽卽起將所服丹納死弟子及白犬口中皆起弟子姓虞遂皆仙去道逢入山伐木人乃作手書與鄉里人寄謝二弟子乃始懊恨伯陽作參同契五行相類凡三卷其說是周易其實假借爻象以論作丹之意而世之儒者不知神丹之妙多作陰陽注之殊失其旨矣

神仙傳卷一終

神仙傳卷二

白石先生

白石先生者中黃丈人弟子也至彭祖時已二千歲餘矣不肯修昇天之道但取不死而已不失人間之樂其所據行者正以交接之道爲主而金液之藥爲上也初以居貧不能得藥乃養羊牧豬十數年間約衣節用置貨萬金乃大買藥服之常煮白石爲糧因就白石山居時人故號曰白石先生亦食脯飲酒亦食穀食日行三四百里視之色如四十許人性好朝

拜事神好讀幽經及太素傳彭祖問之曰何不服昇天之藥答曰天上復能樂比人間乎但莫使老死耳天上多至尊相奉事更苦於人間故時人呼白石先生爲隱道仙人以其不汲汲於昇天爲仙官亦猶不求聞達者也

黃初平

黃初平者丹溪人也年十五家使牧羊有道士見其良謹便將至金華山石室中四十餘年不復念家其兄初起行山尋索初平歷年不得後見市中有一道士初起召問之曰吾有弟名初平因令牧羊失之四十餘年莫知死生所在願道君爲占之道士曰金華山中有一牧羊兒姓黃字初平是卿弟非疑初起聞之卽隨道士去求弟遂得相見悲喜語畢問初平羊何在曰近在山東耳初起往視之不見但見白石而還謂初平曰山東無羊也初平曰羊在耳兄徂自不見之初平與初起俱往看之初平乃叱曰羊起於是白石皆變爲羊數萬頭初起曰弟獨得仙道如此吾可學乎初平曰唯好道便可得之耳初起便棄妻子

留佳就初平學共服松脂茯苓至五百歲能坐在立
亡行於日中無影而有童子之色後乃俱還鄉里親
族死終略盡乃復還去初平改字為赤松子初起改
字為魯班其後服此藥得仙者數十人

王遠

王遠字方平東海人也舉孝廉除郎中稍加中散大
夫學通五經尤明天文圖讖洵洛之要逆知天下
衰之期九州吉凶如觀之掌握後棄官入山修道
成漢孝桓帝聞之連徵不出使郡國通載以詣京師

遠低頭閉口不答詔乃題宮門扇板四百餘字皆說
方來之事帝惡之使削去外字適去內字復見墨皆
律板裏削之愈分明遠無子孫鄉里人累世相傳供
養之同郡太尉陳耽為遠營道室旦夕朝拜之但乞
福未言學道也遠在陳家四十餘年陳家曾無疾病
死喪奴婢皆然六畜繁息田桑倍獲遠忽語陳耽曰
吾期運當去不得久停明日日中當發至時遠死耽
知其仙去不敢下着地但悲啼嘆息曰先生捨我我
將何怙具棺器燒香就牀衣裝之至三日夜忽失其

屍衣冠不解如蛇蛻耳。遠卒後百餘日，耽亦卒。或謂耽得遠之道化去。或曰：知耽將終，故委之而去也。初遠欲東入括蒼山，過吳住胥門蔡經家。蔡經者，小民耳，而骨相當仙。遠知之，故住其家。遂語經曰：汝生命應得度世，欲取汝以補官僚耳。然少不知道，今氣少肉多，不得上去，當爲屍解。如從狗竇中過耳。於是告以要言，乃委經而去。經後忽身體發熱如火，欲得冷水灌之。舉家汲水灌之，如沃焦石。如此三日，消耗骨立，乃入室，以被自覆，忽然失之。視其被內，唯有皮頭，足具如蟬蛻也。去十餘年，忽還家，容色少壯，鬢髮鬢黑。語家人曰：七月七日，王君當來。其日可多作飲食，以供從官。至其日，經家乃借瓮器作飲食，百餘斛，羅列布置庭下。是日，王君果來，未至先聞金鼓簫管人馬之聲。比近，皆驚莫知所在。及至，經舍舉家皆見遠冠遠遊冠，朱衣虎頭鞞囊，五色綬帶，劍黃色，少髭，長短中形人也。乘羽車，駕五龍，龍各異色。前後麾節，幡旗導從，威儀奕奕如大將軍也。有十二伍伯，皆以蠟封其口，鼓吹皆乘龍，從天而下，懸集於庭。從官皆長

文餘不從道衢既至從官皆隱不知所在唯獨見遠
坐耳須臾引見經父母兄弟因遣人召麻姑亦莫知
麻姑是何人也信曰王方平敬報久不到民間今來
在此想姑能暫來語否須臾信還不見其使但聞信
語曰麻姑載拜不相見忽已五百餘年尊卑有序拜
敬無階煩信承來在彼食頃卽到先受命當按行蓬
萊今便暫往如是當還還便親覲願未卽去如此兩
時聞麻姑來來時亦先聞人馬聲既至從官半於遠
也麻姑至蔡經亦舉家見之是好女子年可十八九

許於頂上作髻餘髮散垂至腰衣有文彩又非錦綺
光彩耀目不可名狀皆世之所無也八拜遠遠爲之
起立坐定各進行厨皆金盤玉杯無畏也餽膳多是
講花而香氣達於內外擘脯而食之云麟脯麻姑自
說云接待以來已見東海三爲桑田向到蓬萊又水
淺於往日會時略半耳豈將復爲陵陸乎遠嘆曰聖
人皆言海中行復揚塵也麻姑欲見蔡經母及婦等
時經弟婦新產數日姑見知之曰噫且立勿前卽求
少許米來得米擲之墮地謂以米祛其穢也視其米

皆成丹砂。遠笑曰：姑故年少也，吾老矣，不喜復作如此狡獪變化也。遠謂經家人曰：吾欲賜汝輩美酒，此酒方出天厨，其味醇醲，非俗人所宜飲，飲之或能爛腸。今當以水和之，汝輩勿恠也。乃以斗水合升酒，攪之以賜經家人，人飲一升許，皆醉良久。酒盡，遠遣左右曰：不足復還取也。以千錢與餘杭姥，乞酤酒，須臾信還，得一油囊，酒五斗許，使傳餘杭姥，答言：恐地上酒不中尊飲，耳麻姑手爪似鳥，經見之，心中念曰：昔大癢時，得此爪以爬背，當佳也。遠以知經心中所言。

卽使人牽經鞭之，謂曰：麻姑神人也，汝何忽謂其爪可爬背耶？但見鞭着經背，亦莫見有人持鞭者。遠告經曰：吾鞭不可妄得也。經比含有姓陳者，失其名，嘗罷縣尉，聞經家有神人，乃詣門叩頭求乞拜見。於是遠使引前與語，此人便欲從驅，使比於蔡經。遠曰：君且向日而立，遠從後觀之，曰：噫，君心邪不正，終未可教以仙道。當授君地上主者之職，司臨去以一符并一傳，若以小箱中與陳尉告言，此不能令君度世，止能存君本壽，自出百歲，向上可以禳災治病者，命未

終及無罪者君以符到其家便愈矣若邪鬼血食作
崇禍者便帶此符以傳勅吏遣其鬼君心中亦當知
其輕重臨時以意治之陳以此符治病有故事之者
數百家壽一百一十歲而死死後子弟行其符不復
驗矣遠去後經家所作飲食數百斛皆盡亦不見有
人飲食也經父母私問經曰王君是何神人復居何
處經曰常在崑崙山往來羅浮括蒼等山山上皆有
宮室主天曹事一日之中與天上相反覆者十數過
地上五嶽主死之事皆先來告王君王君出城盡將

百官從行唯乘一黃麟將十數侍人每行常見山林
在下去地常數百丈所到則山海之神皆來奉迎拜
謁其後數十年經復暫歸家遠有書與陳尉其書廓
落大而不可工先是人無知方平名遠者因此乃知之
陳尉家於今世世存錄王君手書并符傳於小箱中

伯山甫

伯山甫者雍州人也入華山中精思服食時時歸鄉
里省親如此二百年不老到人家卽數人先世以來
善惡功過有如目見又知方來吉凶言無不效其外

男女年老多病乃以藥與之女時年已七十轉還少
色如桃花漢武遣使者行河東忽見城西有一女子
笞一老翁俯首跪受杖使者恠問之女曰此翁乃妾
子也昔吾舅氏伯山甫以神藥教妾妾教子服之不
肯今遂衰老行不及妾故杖之使者問女及子年幾
答曰妾有一百三十歲兒七十一後入華山去

馬鳴生

馬鳴生者臨淄人也本姓和字君賢少爲縣吏捕賊
爲賊所傷當時誓死忽遇神人以藥救之便活鳴生

無以報之遂棄職隨神初但欲治金瘡方耳後知有
長生之道乃久隨之爲負笈西之女几山北到玄耶
南至廬江周遊天下勤苦歷年及受太陽神丹經三
卷歸入山合藥服之不樂昇天但服半劑爲地仙恒
居人間不過三年輒易其處時人不知是仙人也架
屋舍畜僕從車馬竝與俗人皆同如此展轉經歷九
州五百餘年人多識之悉恠其不老後乃白日昇天
而去

李八百

李八百蜀人也莫知其名歷世見之時人計其年八百歲因以爲號或隱山林或出市廛知漢中唐公昉有志不遇名師欲教授之乃先往試之爲作客傭賃者公昉不知也八百驅使用意異於他客公昉愛異之八百乃僞病困當欲死公昉卽爲迎醫合藥費數十萬錢不以爲損憂念之意形於顏色八百又轉作惡瘡周徧身體膿血臭惡不可忍近公昉爲之流涕曰卿爲吾家使者勤苦歷年常得篤疾吾取醫欲令卿愈無所恡惜而猶不愈當如卿何八百曰吾瘡不

瘡人舐之當可公昉乃使三婢三婢舐之八日又曰婢舐不愈若得君爲舐之卽當愈耳公昉卽復言無益欲公昉婦舐之最佳又復令婦舐之八百又告曰吾瘡乃欲差當得三十斛美酒浴身當愈公昉卽爲酒具著大器中八百卽起入酒中浴瘡卽愈體如凝脂亦無餘痕乃告公昉曰吾是仙人也子有志故此相試子真可教也今當授子度世之訣乃使公昉夫妻并舐瘡三婢以其浴酒自浴卽皆更少顏色美悅以丹經一卷授公昉公昉入雲臺山中作藥

藥成服之仙去

李阿

李阿者蜀人傳世見之不老常乞於成都市所得復散賜與貧窮者夜去朝還市人莫知所止或往問事阿無所言但占阿顏色若顏色欣然則事皆吉若容貌憊戚則事皆凶若阿含笑者則有大慶微嘆者則有深憂如此候之未曾不審也有古強者疑阿異人常親事之試隨阿還所宿乃在青城山中強後復欲隨阿去然身未知道恐有虎狼私持其父大刀阿見而怒強曰汝隨我行那畏虎也取強刀以擊石刀折壞強憂刀敗至旦隨出阿問強曰汝愁刀敗也強言實恐父恠怒阿則取刀左手擊地刀復如故強隨阿還成都未至道逢人奔車阿以脚置其車下轆脚皆九阿卽死強怖守視之須臾阿起以手撫脚而復如常強年十八見阿年五十許強年八十餘而阿猶然不異後語人被崑崙山召當去遂不復還也

神仙傳卷二終

神仙傳卷三

河上公

河上公者莫知其姓字漢文帝時公結草為庵于河之濱帝讀老子經頗好之勅諸王及大臣皆誦之有所不解數事時人莫能道之聞時皆稱河上公解老子經義旨乃使齋所不決之事以問公曰道尊德貴非可遙問也帝即幸其庵躬問之帝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賓莫非王臣域中四大王居其一子雖有道猶朕民也不能自屈何乃高乎公即撫掌坐

躍冉冉在虛空中去地數丈俛仰而答曰余上不至天中不累人下不居地何民臣之有帝乃下車稽首曰朕以不德忝統先業才小任大憂於不堪雖治世事而心敬道直以暗昧多所不了唯願道君有以教之公乃授素書二卷與帝曰熟研之此經所疑皆不事多言也余注此經以來一千七百餘年凡傳三人連子四矣勿以示非其人言畢失其所在須臾霧晦冥天地混合帝甚貴之論者以為文帝好老子之言世不能盡通故神人特下教之而恐漢文心未至信故示神變所謂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耶

劉根

劉根者字君安京兆長安人也少明五經以漢孝成皇帝綏和二年舉孝廉除郎中後棄世學道入嵩高山石室嵒峻絕之上直下五千餘丈冬夏不衣身毛長一二尺其顏色如十四五歲人深自多鬚鬣皆黃長三四寸每與坐或時忽然變著高冠立衣人不覺換之時衡府君自說先祖與根同歲者至王莽時頗使使者請根根不肯往衡府君使府掾王珍問起

居根不答再令功曹趙公往山達敬根唯言謝府君
更無他言後潁川太守高府君到官郡民大疫死者
過半太守家大小悉得病高府君復遣珍往求根請
消除疫氣之術珍叩頭述府君之言根教言於太歲
宮氣上掘地深三尺以沙著其中及酒沃之君依言
病者悉愈疫氣尋絕每用有效後太守張府君以根
爲妖還更召根擬戮之一府共諫府君府君不解却
是請更還根欲令根去根不聽府君使至請根根曰
張府君欲害何爲耶問當至耳君不去恐諸君

謂卿等不敢來呼我也根是日至府時賓客滿座府
君使五十餘人持刀杖繩索而立根顏色不怍府君
烈聲問根曰若有何道術也答曰唯唯府君曰能召
鬼乎曰能府君曰既能即可促鬼至廳前不爾當大
戮根曰召鬼至易見耳借筆硯及奏按鎗鎗然作錚
鐵之聲聞於外又長嘯嘯音非常清亮聞者莫不肅
然衆客震悚須臾廳上南壁忽開數丈見兵甲四五
百人傳呼赤衣兵數十人齎刀劍將一直直從壁
中入來又壞壁復如故根勅下車上鬼其赤衣便乃

發車上被見下有一老翁老姥大繩反縛囚之懸頭
廳前府君熟視之乃其亡父母也府君驚愕流涕不
知所措鬼乃責府君曰我生之時汝官未達不得汝
祿養我死汝何爲犯神仙尊官使我被收困辱如此
汝何面目以立人間府君下階叩頭向根伏罪受死
請求赦先人根勅五百兵將囚出散遣之車出去
南壁開後車過壁復如故既失車所在根亦隱去府
君惆悵恍惚狀若發狂妻登時死良久乃蘇云見
君家先提者大怒言汝何故犯神仙尊官使我見

今當來殺汝其後一月府君夫婦男皆卒府縣王珍
獻得見數承顏色懽然時伏地叩頭請問根學仙時
本未根曰吾昔入山精思無所不到後如華陽山見
一人乘白鹿車從者十餘人左右玉女四人執采旌
之節皆年十五六餘載拜稽首求乞一言神人乃告
余曰爾聞有韓家否答曰實聞有之神人曰我是也
余乃自陳曰某少好道而不遇明師頗習方書按而
爲之多不驗豈根命相不應度世也有幸今日得遇
大神是根宿昔夢想之願願見哀憐賜其要訣神未

青告余余乃流涕自搏三請神人曰坐吾將告汝汝
有仙骨故得見吾耳汝今髓不滿血不煖氣少腦減
筋息肉沮故服藥行氣不得其力必欲長生且先治
病十二年乃可服仙藥耳夫仙道有昇天躡雲者有
遊行五岳者有服食不死者有屍解而仙者凡修
道要在服藥藥有上下仙有數品不知房中之事及
行氣導引并神藥者亦不能仙也藥之上者有九
還丹太乙金液服之皆立登天不積日月矣其次有
雲母雄黃之屬雖不即乘雲駕龍亦可役使鬼神

化長生次乃草木諸藥能治百病補虛駐顏斷殺
氣不能使人不死也上可數百歲下即全其所稟而
已不足久賴也余頓首曰今日蒙教乃天也神人曰
必欲長生先去三尸三尸去即志意定嗜慾除也乃
以神方五篇見授云伏尸常以月望晦朔上天白人
罪過司命奪人算使人不壽人身中神欲得人生而
尸欲得人死人死則神散無形之中而成鬼祭祀之
則得歆饗故欲人死也夢與惡人鬪爭此乃尸與神
相戰也余乃從其言合服之遂以得仙珍又每見根

書符了有所呼召似人來取或數聞推問有人答與
及聞鞭鞭之聲而悉不見其形及地上時時有血莫
測其端也根乃教珍守一行氣存神坐三綱六紀謝
遇上名之法根後入雞頭山仙去

李仲甫

李仲甫者豐邑中益里人也少學道於王君服水丹
有效兼行遁甲能步訣隱形年百餘歲轉少初隱百
日一年復見形後遂長隱但聞其聲與人對語飲食
如常但不可見有書生姓張從學隱形術仲甫言

性懷急未中教然守之不止費用數十萬以供酒食
殊無所得張患之乃懷匕首往先與仲甫語畢因依
其聲所在騰足而上拔匕首左右刺斫仲甫已在牀
上笑曰天下乃有汝輩愚人道學未得而欲殺之我
寧得殺耶我真能死汝但恕其頑愚不足問耳使人
取一犬來置書生前曰視我能殺犬否犬適至頭已
墮地腹已破乃叱書生曰我能使卿如犬行矣書生
下地叩頭乃止遂赦之仲甫有相識人居相去五百
餘里常以張羅自業一旦張羅得一鳥視之乃仲甫

也語畢別去是日仲甫已復至家在民間三百餘年
後入西岳山去不復還也

李意期

李意期者本蜀人傳世見之漢文帝時人也無妻意
人欲遠行速至者意期以符與之并丹書兩腋下則
千里皆不盡日而還或說四方國土宮觀市廛人未
曾見聞說者意不解意期則爲撮土作之但盈寸其
中物皆是須臾消滅或行不知所之一年許復還於
是乞食得物卽度與貧人於城都角中作土窟居之

冬夏單衣飲少酒食脯及棗栗劉立德欲伐吳報關
羽之死使迎意期意期到甚敬之問其伐吳吉凶意
期不答而求紙畫作兵馬器仗十數萬乃一一裂懷
之曰咄又畫作一夫人掘地埋之乃徑還去備不悅
果爲吳軍所敗十餘萬衆纒數百人得還甲器軍資
畧盡立德忿怒遂卒於永安宮意期少言人有所問
畧不對答蜀人有憂患往問之凶吉自有常候但占
其顏色若懽悅則善慘憾則惡後入琅琊山中不復
見出也

王興

王興者陽城人也居壺谷中乃凡民也不知書無學道意漢武上嵩山登大愚室石起道宮使董仲舒東顧朔等齋潔思神至夜忽見有仙人長二丈耳出頭方垂下至肩武帝禮而問之仙人曰吾九嶷之神也聞中岳石上萐蒲一寸九節可以服之長生故來採耳忽然失神人所在帝顧侍臣曰彼非復學道服食者必中岳之神以喻朕耳爲之採萐蒲服之經二年帝覺悶不快遂止時從官多服然莫能持久唯王興聞仙人教武帝服萐蒲乃採服之不息遂得長生鄰里老少皆云世世見之竟不知所之

趙瞿

趙瞿者字子榮上黨人也得癩病重垂死或告其家云當及生棄之若死於家則世世子孫相蛙耳家人爲作一年糧送置山中恐虎狼害之從外以木砦之瞿悲傷自恨晝夜啼泣如此百餘日夜中忽見石室前有三人問瞿何人瞿度深山窮林之中非人所行之處必是神靈乃自陳乞叩頭求哀其人行諸砦中

有如雲氣了無所礙。問瞿必欲愈病。當服藥能否。瞿曰：無狀多罪。嬰此惡疾。已見疎棄。死在旦夕。若別足割鼻而可活。猶所甚願。况服藥豈不能也。神人乃以松子、松栢脂各五升。賜之。告瞿曰：此不但愈病。當長生耳。服半可愈。愈卽勿廢。瞿服之。未盡病愈。身體強健。方歸家。家人謂是鬼。具說其由。乃喜。遂更服之二年。顏色轉少。肌膚光澤。走如飛鳥。年七十餘。食雉兔皆嚼。其骨能負重。更不疲極。年百七十夜。臥忽見屋間光有如鏡者。以問左右。云不見。後一日。一室內甚明。能夜書文。再見面上有二人。長三尺。乃美女也。甚端正。但小耳。戲其鼻上。如此。二女稍長大。至如人不復在面上。出在前側。常聞琴瑟之聲。欣然懽樂。在人間三百餘年。常如童子。顏色八山不知所之。

王遙

王遙者。字伯遠。鄱陽人也。有妻無子。頗能治病。病無不愈者。亦不祭祀。不用符水針藥。其行治病。但以八尺布帔。敷坐於地。不飲不食。須臾病愈。使起去。其有邪魅作禍者。遙畫地作獄。因招呼之。皆見其形人在。

獄中或狐狸鼯蛇之類乃斬而燔燒之病者卽愈遙
有竹篋長數寸有一弟子姓錢隨遙數十年未嘗見
遙開之一夜大雨晦暝遙使錢以九節杖擔此篋將
錢出冒雨而行遙及弟子衣皆不濕所行道非所曾
經又常有兩炬火導前約行三十里許登小山入石
室室中有二人遙旣至取弟子所擔篋發之中有五
舌竹簧三枚遙自鼓一枚以二枚與室中二人並坐
鼓之良久遙辭去收三簧皆納篋中使錢擔之室中
二人出送語遙曰卿當早來何爲久在俗間遙答曰

我如是當來也遙還家百日天復雨遙夜忽大治裝
遙先有葛單衣及葛布巾已五十餘年未嘗着此夜
皆取着之其妻卽問曰欲捨我去乎遙曰暫行耳妻
曰當將錢去不遙曰獨去耳妻乃泣涕曰爲且復少
留遙曰如是還耳因自擔篋而去之遂不復還後三
十餘年弟子見遙在馬蹄山中顏色更少蓋地仙也

李常在

李常在者蜀郡人也少治道術百姓累世奉事計其
年已四五百歲而不老常如五十許人治病困者三

月微者一日愈在家有二男一女皆已嫁娶乃去來時從其弟子曾家孔家各請一小兒年皆十七八家亦不知常在欲何去卽遣送之常在以青竹杖度二兒遣歸置其家所臥之處徑還勿與家人語二子承教以杖歸家家人了不見兒去後乃各見死在牀上二家哀泣殯埋之百餘日弟子從郛縣逢常在將此二兒俱行二兒與弟子泣語良久各附書到二家發棺視之唯青竹杖耳乃知非死後三十餘年居地肺山更娶婦常在先婦兒乃往尋求之未至十日常在謂後妻曰吾兒欲來見尋吾當去可將金饋與之及至求父所在婦以金與之兒曰父捨我去數十年日夜思戀聞父在此故自遠來覲省不求財也乃止三十日父不還兒乃欺其母曰父不還我去矣至外藏於草間常在還語婦曰此兒詐言如是當還汝語之汝長不復須我我在法不復與汝相見乃去少頃兒果來母語之如此兒自知不復見其父乃泣涕而去後七十餘年常在忽去弟子見在虎壽山下居復娶妻有父子世世見之如故故號之曰常在。

神仙傳卷四

劉安

漢淮南王劉安者漢高帝之孫也其父厲王長得罪徒蜀道死文帝哀之而裂其地盡以封長子故安得封淮南王時諸王子貴侈莫不以聲色游獵犬馬爲事唯安獨折節下士篤好儒學兼占候方術養士數千人皆天下俊士作內書二十二篇又中篇八章言神仙黃白之事名爲鴻寶萬畢三章論變化之道凡十萬言武帝以安辯博有才屬爲諸父甚重尊之特

詔及報書常使司馬相如等共定草乃遣使召安入
朝嘗詔使爲離騷經傳受詔食時使成奏之安每宴
見談說得失及獻諸賦頌晨入夜出乃天下道書及
方術之士不遠千里卑辭重幣請致之於是乃有八
公詣門皆鬚眉皓白門吏先密以白王王使闢人自
以意難問之曰我王上欲求延年長生不老之道中
欲得博物精義入妙之大儒下欲得勇敢武力扛鼎
暴虎橫行之壯士今先生年已耆矣似無駐衰之術
又無資育之氣豈能究於三墳五典八索九邱鈎深

致遠窮理盡性乎三者旣乏餘不敢通八公笑曰我
聞王尊禮賢士吐握不倦苟有一介之善莫不畢至
古人貴九九之好養鳴吹之技誠欲市馬骨以致騏
驥師郭生以招羣英吾年雖鄙陋不合所求故遠致
其身且欲一見王雖使無益亦豈有損何以年老而
逆見嫌耶王必若見年少則謂之有道皓首則謂之
庸叟恐非發石探玉探淵索珠之謂也薄吾老今則
少矣言未竟八公皆變爲童子年可十四五角鬢青
絲色如桃花門吏大驚走以白王王聞之足不履跣

而迎發思仙之臺張錦帳象牀煖百和之香進金玉之几執弟子之禮北面叩首而言曰安以凡才少好道德羈鎖世務沉淪流俗不能遣累負笈山林然夙夜饑渴思願神明沐浴滓濁精誠淺薄懷情不暢邈若雲漢不期厚幸道君降屈是安祿命當蒙拔擢喜懼屏營不知所措唯願道君哀而教之則螟蛉假翼於鴻鵠可冲天矣八童子乃復爲老人告王曰余雖復淺識備爲先學聞王好士故來相從未審王意有何所欲吾一人能坐致風雨立起雲霧晝地爲江河

撮土爲山嶽一人能崩高山塞深泉收束虎豹召致蛟龍使役鬼神一人能分形易貌坐存立亡隱蔽六軍白日爲暝一人能乘雲步虛越海凌波出入無聞呼吸千里一人能入火不灼入水不濡刃射不中冬凍不寒夏曝不汗一人能干變萬化恣意所爲禽獸草木萬物立成移山駐流行宮易室一人能煎泥成金凝鉛爲銀水鍊八石飛騰流珠乘雲駕龍浮於太清之上在王所欲安乃日夕朝拜供進酒脯各試其向所言千變萬化種種異術無有不救遂授王丹經

三十六卷藥成未及服而太子遷好劍自以人莫及也於時耶中雷被召與之戲而被誤中遷遷大怒被怖恐為遷所殺乃求擊匈奴以贖罪安聞不聽被大懼乃上書於天子云漢法諸侯墜關不與擊匈奴其罪入死安合當誅武帝素重王不咎但削安二縣耳安怒被被恐死與伍被素為交親伍被曾以干私得罪於安安怒之未發二人恐為安所誅乃共誣告稱安謀反天子使宗正持節治之八公謂安曰可以去矣此乃是天之發遣王王若無此事日復一日未能

去世也八公使安登山求藥理金地中即白日昇去公與安所踏山上石皆陷成跡至今人馬跡猶存公告安曰夫有籍之人被人誣告者其誣人當即滅伍被等今當復誅矣於是宗正以失安所在推問云王仙去矣天子悵然乃諷使廷尉張湯奏伍被云為畫討乃誅二被九族一如八公之言也漢史祕之不言安得神仙之道恐後世人主當廢萬機而競求於安道乃言安得罪後自殺非得仙也按左吳記云安臨去欲誅二被八公諫曰不可仙去不欲害行

出況於人乎安乃止又問八公曰可得將素所交親
俱至彼便遣還否公曰何不得爾但不得過五人安
卽以左吳王眷傅生等五人至玄洲便遣還吳記具
說云安未得上天遇諸仙伯安少習尊貴稀爲卑下
之禮坐起不恭語聲高亮或誤稱寡人於是仙伯主
者奏安云不敬應斥遣去八公爲之謝過乃見赦謫
守都厠三年後爲散仙人不得處職但得不死而已
武帝聞左吳等隨王仙去更還乃詔之親問其由吳
具以對帝大懊恨乃嘆曰使朕得爲淮南王者視天

下如脫屣耳遂便招募賢士亦冀遇八公不能得而
爲公孫卿欒大等所欺意猶不已庶獲其真者以安
仙去分明方知天下實有神仙也時人傳八公安臨
去時餘藥器置在中庭雞犬舐啄之盡得昇天故雞
鳴天上犬吠雲中也

陰長生

陰長生者新野人也漢皇后之親屬少生富貴之門
而不好榮貴唯專務道術聞馬鳴生得度世之道乃
尋求之遂得相見便執奴僕之役親運履之勞鳴生

不致其度世之法。但日夕別與之高談論當世之事。治農田之業。如此十餘年。長生不懈。同時共事鳴生者十二人。皆悉歸去。唯長生執禮彌肅。鳴生告之曰。子真能得道矣。乃將入青城山中。煮黃土爲金。以示之。立壇西面。乃以太清神丹經授之。鳴生別去。長生乃歸。合之丹成。服半劑。不盡。卽昇天。乃大作黃金十數萬斤。以布惠天下。貧乏不問識與不識者。周行天下。與妻子相隨。一門皆壽而不老。在民間三百餘年。後于平都山東。白日昇天而去。著書九篇。云上古仙

者多矣。不可盡論。但漢興以來。得仙者四十五人。連余爲六矣。二十人尸解。餘竝白日昇天。抱朴子曰。洪聞諺書有之。曰。子不夜行。則安知道。上有夜行人。今不得仙者。亦安知天下山林間。不有學道得仙者。陰君已服神藥。未盡昇天。然方以類聚。同聲相應。使自與仙人相集。尋索聞見。故知此近世諸仙人數耳。而俗民謂爲不然。以已所不聞。則謂無有。不亦悲哉。夫草澤間士。以隱逸得志。以經籍自娛。不耀文彩。不揚聲名。不修求進。不營聞達。人猶不能識之。況仙人亦

何急急令聞達朝闕之徒。知其所云爲哉。陰君自敘云。漢延光元年。新野山北子受仙君神丹要訣。道成去世。付之名山。如有得者。列爲真人。行乎去來。何爲俗聞。不死之要道。在神丹行氣導引。俛仰屈伸。服食草木。可得延年。不能度世。以至乎仙子。欲聞道。此是莫言積學所致。無爲合神。上士爲之。勉力加勤。下愚大笑以爲不然。能知神丹。久視長安。於是陰君裂黃素。寫丹經一通。封一。文石之函。置嵩高山。一通。黃樨之簡。漆書之封。以青玉之函。置太華山。一通。黃金之

簡。刻而書之。封以白銀之函。置蜀緘山。一封。縑書。合爲十篇。付弟子。使世世當有所傳付。又著詩三篇。以不將來。其二曰。惟余之先佐。命唐虞。爰逮漢世。紫艾重紆。予獨好道。而爲匹夫。高尚素志。不住王侯。貪生苟生。亦又何求。超跡蒼霄。乘龍駕浮青雲。承翼與我爲仇。入火不灼。蹈波不濡。逍遙太極。何慮何憂。傲戲仙都。顧愍羣愚。年命之逝。如彼用流。奄忍未幾。泥土爲儔。奔馳索死。不肯暫休。其二章曰。子之聖師。體道之真。升降變化。喬松爲隣。唯余同學。十有二人。寒苦

求道歷二十年中多怠墮志行不堅痛乎諸子命也
自天天不妄授道必歸賢身沒幽壤何時可還嗟爾
將來勤加精研勿爲流俗富貴所牽神道一成升彼
先天壽同三光何但億千其三章曰惟余束髮少好
道德棄家隨師東西南北委放五濁避世自匿三十
餘年明山之側寒不遑衣饑不暇食思不敢歸勞不
敢息奉事聖師承歡悅色面無足胝乃見哀識遂受
要訣恩深不測妻子延年咸享無極黃白已成貨財
千億使役鬼神玉女侍側今得度世神丹之力陰君
處民間百七十年色如女子白日昇天而去

張道陵

張道陵者沛國人也本太學書生博通五經晚乃歎
曰此無益於年命遂學長生之道得黃帝九鼎丹法
欲合之用藥皆糜費錢帛陵家素貧欲治生營田牧
畜非已所長乃不就聞蜀人多純厚易可教化且多
名山乃與弟子入蜀住鶴鳴山著作道書二十四篇
乃精思鍊志忽有天人下千乘萬騎金車羽蓋驂龍
駕虎不可勝數或自稱柱下史或稱東海小童乃授

陵以新出正一明威之道陵受之能治病於是百姓
翕然奉事之以爲師弟子戶至數萬卽立祭酒分領
其戶有如官長并立條制使諸弟子隨事輪出米絹
器物紙筆樵薪什物等領人修復道路不修復者皆
使疾病縣有應治橋道於是百姓斬草除溷無所不
爲皆出其意而愚者不知是陵所造將爲此文從天
上下也陵又欲以廉耻治人不喜施刑罰乃立條制
使有疾病者皆疏記生身已來所犯之辜乃手書投
水中與神明共盟約不得復犯法當以身死爲約於

是百姓計念邂逅疾病輒當首過一則得愈二使羞
慚不敢重犯且畏天地而改從此之後所違犯者皆
改爲善矣陵乃多得財物以市其藥合丹丹成服半
劑不願卽昇天也乃能分形作數十人其所居門前
水池陵常乘舟戲其中而諸道士賓客往來盈庭蓋
座上常有一陵與賓客對談共食飲而真陵故在池
中也其治病事皆採取玄素但改易其大較轉其首
尾而大途猶同歸也行氣服食故用仙法亦無以易
故陵語諸人曰爾輩多俗態未除不能棄世正可得

吾行氣導引房中之事或可得服食草木數百歲之方耳其有九鼎大要唯付王長而後合有一人從東方來當得之此人必以正月七日日中到具說長短形狀至時果有趙昇者恰從東方來生平原相見其形貌亦如陵所說陵乃七度試昇皆過乃受昇丹經七試者第一試昇到門不爲通使人罵辱四十餘日露宿不去乃納之第二試使昇於草中守黍驅獸暮遣美女非常託言遠行過寄宿與昇接牀明日又稱脚痛不去遂留數日亦復調戲昇終不失正第三試

昇行道忽見遺金三十餅昇乃走過不取第四令昇入山採薪三虎交前咬昇衣服唯不傷身昇不恐顏色不變謂虎曰我道士耳少年不爲非故不遠千里來事神師求長生之道汝何以爾也豈非山鬼使汝來試我乎須臾虎乃起去第五試昇於市買十餘匹絹付直訖而絹主誣之云未得昇乃脫已衣買絹而償之殊無恚色第六試昇守田穀有一人往叩頭乞食衣裳破弊面目塵垢身體瘡膿臭穢可憎昇愴然爲之動容解衣衣之以私糧設食又以私米遺之第

七試陵將諸弟子登雲臺絕巖之上下有一桃樹如人臂傍生石壁下臨不測之淵桃大有實陵謂諸弟子曰有人能得此桃實當告以道要于時伏而窺之者二百餘人股戰流汗無敢久臨視之者莫不却退而還謝不能得昇一人乃曰神之所護何險之有聖師在此終不使吾死於谷中耳師有教者必是此桃有可得之理故耳乃從上自擲投樹上足不蹉跌取桃實滿懷而石壁險峻無所攀緣不能得返於是乃以桃一一擲上正得二百二顆陵得而分賜諸弟子

各一陵自食留一以待昇陵乃以手引昇眾視之見陵臂加長三三丈引昇昇忽然來還乃以向所留桃與之昇食桃畢陵乃臨谷上戲笑而言曰趙昇心自正能投樹上足不蹉跌吾今欲自試投下當應得大桃也眾人皆諫唯昇與王長嘿然陵遂投空不落桃上失陵所在四方皆仰上則連天下則無底往無道路莫不驚歎悲涕唯昇長二人良久乃相謂曰師則父也自投於不測之崖吾何以自安乃俱投身而下正墮陵前見陵坐局脚牀斗帳中見昇長二人笑曰

神仙傳卷四
君知汝來乃授二人道畢三日乃還歸治舊舍諸弟子驚悲不怠後陵與昇長三人皆白日冲天而去衆弟子仰視之久而乃沒於雲霄也初陵入蜀山合丹半劑雖未冲舉已成地仙故欲化作七試以度趙昇乃如其志也

神仙傳卷四終

神仙傳卷五

泰山老父

泰山老父者莫知姓字漢武帝東巡狩見老翁鉏於道傍頭上白光高數尺恠而問之老人狀如五十許人面有童子之色肌膚光華不與俗同帝問有何道術對曰臣年八十五時衰老垂死頭白齒落遇有道者教臣絕穀但服水飲水并作神枕枕中有三十二物其三十二物中有二十四物以當二十四氣八物以應八風臣行之轉老爲少黑髮更生齒落復出日

行三百里臣今一百八十歲矣帝受其方賜玉帛老
父後入岱山中每十年五年時還鄉里三百餘年乃
不復還

巫炎

巫炎字子都北海人也漢駙馬都尉武帝出見子都
於渭橋其頭上鬱鬱紫氣高丈餘帝召問之君年幾
何所得何術而有異氣乎對曰臣年已百三十八歲
亦無所得將行詔東方朔使相此君有何道術朔對
曰此君有陰道之術武帝屏左右而問之子都對曰

臣年六十五時苦腰痛脚冷不能白溫口乾舌苦滲
涕出百節四肢疼痛又痺不能久立得此道以來七
十三年今有子二十六人身體強勇無所疾患氣力
乃如壯時無所憂患帝曰卿不仁有道而不聞於朕
非忠臣也子都對曰臣誠知此道爲真然陰陽之事
宮中之利臣子之所難言又行之皆逆人情能爲之
者少故不敢以聞帝曰勿謝戲君耳遂受其法子都
年二百歲服解水銀白日昇天武帝頗行其法不能
盡用之然得壽最長於先帝也

劉憑

劉憑者沛人也有軍功封壽光金鄉侯學道於稷邱
于常服石桂英及中嶽石硫黃年三百餘歲而有少
容尤長於禁氣當到長安諸賈人聞憑有道乃往拜
見之乞得侍從求見祐護憑曰可耳又有百餘人隨
憑行并有雜貨約直萬金乃於山中逢賊數百人拔
刃張弓四合圍之憑語賊曰汝輩作人當念溫良若
不能展寸布德居官食祿當勤身苦體夫何有覩面
目豺狼其心相教賊道危人利己此是伏尸都市肉

饗鳥鷲之法汝等弓箭當何所用於是賊射諸客箭
皆反着其身須臾之間大風折水飛沙揚塵憑大呼
曰小物輩敢爾天兵從頭刺殺先造意者憑言絕而
眾兵一時頓地反手背上不能復動張口短氣欲死
其中首帥三人卽鼻中出血頭裂而死餘者或能語
曰乞放余生改惡爲善於是諸客或祈殺者憑禁止
之乃責之曰本擬盡殺汝猶復不忍今赦汝猶敢爲
賊乎皆乞命曰便當易行不敢復爾憑乃勅天兵赦
之遂各能奔走去嘗有居人妻病邪魅累年不愈憑

乃勅之其家宅傍有泉水水自竭中有一蛟枯死又有古廟廟間有樹樹上常有光人止其下多遇暴死禽鳥不敢巢其枝憑乃勅之盛夏樹便枯死有大蛇長七八丈懸其間而死後不復爲患憑有姑子與人爭地俱在太守坐姑子少黨而敵家多親助爲之言者四五十人憑反覆良久忽然大怒曰汝輩敢爾應聲有雷電霹靂赤光照耀滿屋於是敵人之黨一時頓地無所復知太守甚怖爲之跪謝曰願君侯少寬威靈當爲理斷終不使差失日移數丈諸人乃能起

漢孝武帝聞之詔徵而試之曰殿下有怪輒有數十人絳衣披髮持燭相隨走馬可効否憑曰此小鬼耳至夜帝僞令人作之憑於殿上以符擲之皆面捨地以火焙口無氣帝大驚曰非此鬼也朕以相試耳乃解之後入太白山中數十年復歸鄉里顏色更少按前漢書王子侯及功臣表俱無金鄉侯劉憑不審其故

樂巴

樂巴者蜀郡成都人也少而好道不修俗事時太守躬詣巴請屈爲功曹待以師友之禮巴陵太守曰聞

功曹有道寧可試見一奇乎巴曰唯卽平坐却入壁
中去冉冉如雲氣之狀須臾失巴所在壁外人見化
成一虎人竝驚虎徑還功曹舍人往視虎虎乃巴成
也後舉孝廉除郎中遷豫章太守廬山廟有神能於
帳中共外人語飲酒空中投杯人往乞福能使江湖
之中分風舉帆行各相逢巴至郡往廟中便失神所
在巴曰廟鬼詐爲天官損百姓日久罪當治之以事
付功曹巴曰行捕逐若不時討恐其後遊行天下所
在血食枉病良民責以重禱乃卜所在推問山川社

稷求鬼踪跡此鬼於是走至齊郡化爲書生善談五
經太守卽以女妻之巴知其所在上表請解郡守往
捕其鬼不出巴謂太守賢壻非人也。是老鬼詐爲廟
神今走至此故來取之太守召之不出巴曰出之甚
易請太守筆視案案巴乃作符符成長嘯空中忽有
人將符去亦不見人形一坐皆驚符至書生向婦涕
泣曰去必死矣須臾書生自齋符來至庭見巴不敢
前巴叱曰老鬼何不復爾形應聲卽便爲一狸卽頭
乞活巴勅殺之皆見空中刀下狸頭墮地太守女已

生一兒復化為狸亦殺之。巴去還豫章郡多鬼又多
獨足鬼為百姓病。巴到後更無此患。妖邪一時消滅。
後徵為尚書郎。正旦大會。巴後到有酒容。賜百官酒。
又不飲而西南向嘆之。有司奏巴不敬。詔問巴。巴曰。
臣鄉里以臣能治鬼。護病生為臣立廟。今旦有著老
皆來臣廟中享臣。不能早飲。是以有酒容。臣適見
成都市上火。臣故漱酒為爾救之。非敢不敬。當請詔
問虛。詔抵罪。乃發驛書問成都。已奏言。正旦食從失
火。須臾有大雨三陣從東北來。火乃止。雨著人皆作

酒氣。後一旦忽大風雨。天地晦冥。對坐不相見。因失
巴所在。尋問巴。還成都與親故別。稱不更還。老幼皆
於廟中送之。云去時亦風雨晦冥。莫知去處也。

左慈

左慈字元放。廬江人也。明五經。兼通星氣。見漢祚將
衰。天下亂起。乃嘆曰。值此衰亂。官高者危。財多者死。
富世榮華。不足貪也。乃學道。尤明六甲。能役使鬼神。
坐致行厨。精思於天柱山中。得石室中九丹。金液經。
能變化萬端。不可勝記。魏曹公聞而召之。閉一石室。

中使人守視斷穀期年乃出之顏色如故曹公自謂
 生民無不食道而慈乃如是必左道也欲殺之慈已
 知求乞骸骨曹公曰何以忽爾對曰欲見殺故求去
 耳公曰無有此意公却高其志不苟相留也乃為設
 酒曰今當遠曠乞分杯飲酒公曰善是時天寒溫酒
 尚熱慈拔道簪以撓酒須臾道簪都盡如人磨墨初
 公聞慈求分杯飲酒謂當使公先飲以與慈耳而拔
 道簪以畫杯酒中斷其間相去數寸即飲半半與公
 公不善之未即為飲慈乞盡自飲之飲畢以杯擲屋
 棟杯懸搖動似飛鳥俯仰之狀若欲落而不落舉坐
 莫不視杯良久乃墜既而已失慈矣尋問之還其所
 居曹公遂益欲殺慈試其能免死否乃勅收慈慈走
 八羣羊中而追者不分乃數本羊果餘一口乃知是
 慈化為羊也追者語主人意欲得見先生暫還無怯
 也俄而有小羊前跪而曰為審爾否吏相謂曰此跪
 羊慈也欲收之於是羣羊咸向吏言曰為審爾否由
 是吏亦不復知慈所在乃止後有知慈處者告公公
 又遣吏收之得慈慈非不能隱故示其神化耳於是

受執入獄。獄吏欲拷掠之。戶中有一慈。戶外亦有一慈。不知孰是。公聞而愈惡之。使引出市殺之。須臾忽失慈所在。乃閉市門。而索或不識慈者。問其狀。言眇一目。着青葛巾。青單衣。見此人。便收之。及爾一市中。人皆眇目。着葛巾。青衣。卒不能分。公令普逐之。如見便殺。後有人見。便斬以獻。公公大喜。及至視之。乃一束茅。驗其尸。亦亡。處所。後有人從荊州來。見慈刺史劉表。亦以慈爲惑。衆擬收害之。表出耀兵。慈意知欲見其術。乃徐徐去。因又詣表云。有薄禮。願以餉軍。

表曰。道人單僑吾軍。人衆安能爲濟乎。慈重道之表。使視之。有酒一斗。器盛脯一束。而十人共舉。不勝。慈乃自出。取之以刀削脯。投地請百人奉酒及脯。以賜兵。上酒三杯。脯一片。食之。如常。脯味凡萬餘人。皆周足。而器中酒如故。脯亦不盡。坐上又有賓客千人。皆得大醉。表乃大驚。無復害慈之意。數日。乃委表去。又東吳有徐墮者。有道術。居丹徒。慈過之。墮門下有賓客車牛六七。乘欺慈云。徐公不在。慈知客欺之。便去。客卽見牛在楊樹杪。行適上樹。卽不見。下卽復見。行

而仙傳卷五
樹上又車轂皆生荆棘長一尺斫之不斷推之不動
客大懼卽報徐公有一老翁眇目吾見其不急之人
因欺之云公不在去後須臾牛皆如此不知何等意
公曰咄咄此是左公過我汝曹那得欺之急迫可及
諸客分布逐之及慈羅布叩頭謝之慈意解卽遣還
去及至車牛等各復好故慈見吳主孫討逆復欲殺
之後出遊請慈俱行使慈行於馬前欲自後刺殺之
慈在馬前着木履挂一竹杖徐徐而行討逆着鞭策
馬操兵逐之終不能及討逆知其有術乃止後慈以

意告葛仙公言當入霍山合九轉丹遂乃仙去

壺公

壺公者不知其姓名也今世所有召軍符召鬼神治
病玉府符凡二十餘卷皆出自公故總名壺公符時
汝南有費長房者爲市掾忽見公從遠方來入市賣
藥人莫識之賣藥口不二價治病皆愈語買人曰服
此藥必吐某物某日當愈事無不効其錢日收數萬
便施與市中貧乏饑凍者唯留三五十常懸一空壺
於屋上日入之後公跳入壺中人莫能見唯長房於

上見之知非常人也。長房乃日日自掃公座前地及供饌物公受而不辭如此積久長房尤不懈亦不敢有所求公知長房篤信謂房曰至暮無人時更來長房如其言即往公語房曰見我跳入壺中時卿便可效我跳自當得入長房依言果不覺已入入後不復是壺唯見仙宮世界樓觀重門閣道宮左右侍者數十人公語房曰我仙人也昔處天曹以公事不勤見責因謫人間耳卿可教故得見我長房下座頓首曰肉人無知積罪却厚幸謬見哀憫猶入割棺布氣生

枯起朽但恐臭穢頑弊不任驅使若見哀憐百生之厚幸也公曰審爾大佳勿語人也公後詣長房於樓上曰我有少酒相就飲之酒在樓下長房使人取之不能舉益至數十人莫能得上乃白公公乃下以一指提上與房共飲之酒器如拳許大飲之至暮不竭告長房曰我某日當去卿能去乎房曰欲去之心不可復言欲使親眷不覺知去當有何計公曰易耳乃取一青竹杖與房戒之曰卿以竹歸家便可稱病以此竹杖置卿所臥處默然便來房如公言去後家人

見房已死屍在牀乃向竹杖耳乃哭泣葬之房詣公
恍惚不知何所公乃留房於羣虎中虎磨牙張口欲
噬房房不懼明日又內於石室中頭上有一方石廣
數丈以茅綯縣之又諸蛇來噬繩繩即欲斷而長房
自若公至撫之曰子可教矣又令長房啗屎兼蚘長
寸許異常臭惡房難之公乃歎謝遣之曰子不能僊
道也賜子爲地上王者可得壽數百歲爲傳封符一
卷付之曰帶此可主諸鬼神常稱使者可以治病消
災房憂不得到家公以一竹杖與之曰但騎此得到

家耳房騎竹杖辭去忽如睡覺已到家家人謂是鬼
具述前事乃發棺視之唯一竹杖方信之房所騎竹
杖棄葛陂中視之乃青龍耳初去至歸謂一曰推問
家人已一年矣房乃行符收鬼治病無不愈者每與
人同坐共語常阿責嗔怒問其故曰嗔鬼耳時汝南
有鬼恠歲輒數來郡中來時從騎如太守入府打鼓
厲行內外爾乃還去甚以爲患房因詣府廳事正值
此鬼來到府門前府君馳入獨留房鬼知之不敢前
房大叫呼曰便捉前鬼來乃下車伏庭前叩頭乞曰

改過房所之曰汝死老鬼不念溫良無故導從唐突
官府。目知合死否。急復真形。鬼須與成大鼈如車輪
頭長丈餘。房又令復人形。房以一札符付之。令送與
葛陂君。鬼叩頭流涕。持札去。使人追視之。乃見符札
立陂邊。鬼以頭繞樹而死。房後到東海。東海大旱二
年。謂請雨者曰。東海神君前來淫葛陂夫人。吾後之
辭狀不瀟。脫然忘之。遂致久旱。吾今當赦之。令其行
雨。即便有大雨。房有神術。能縮地。脉千里。存在目前。
宛然放之。復旬如舊也。

荀子訓

荀子訓者齊人也。少嘗仕州郡。舉孝廉。除郎中。又從
軍。除駙馬都尉。人莫知其有道。在鄉里時。唯行信讓。
與人從事如此。三百餘年。顏色不老人。恠之好事者。
追隨之。不見其所常服藥物也。性好清澹。常閒居。讀
易。小小作文。皆有意義。見比屋抱嬰兒。訓求抱之。失
手墮地。兒即死。隣家素尊敬子訓。不敢有悲哀之色。
乃埋瘞之後。二十餘日子訓枉問之。曰。復思兒否。隣
曰。小兒相命。應不合成人。死已積日。不能復思也。子

訓因出外抱兒還其家。其家謂是死，不敢受。子訓曰：但取之無苦。故是汝本兒也。兒識其母，見而欣笑，欲毋取之，抱猶疑不信。子訓既去，夫婦共往視所埋兒棺中，唯有一泥兒，長六七寸。此兒遂得長成。諸老人鬚髮畢曰：者子訓，但與之對坐，其語宿昔之中，明日皆黑矣。京師貴人聞之，莫不虛心渴慕。無緣致之，有年少與子訓隣居，爲大學生，諸貴人作計共呼太學生，謂之曰：子勤苦讀書，欲規富貴，但召得子訓來，使汝可不勞而得矣。生許諾，使歸事子訓，灑掃供侍。左

右數百日子訓，知意謂生曰：卿非學道，焉能如此。生尚諱之子，訓曰：汝何不以實對，妄爲虛飾？吾已具知卿意。諸貴人欲見我，我豈以一行之勞而使卿不獲榮位乎？汝可還京。吾某日當往生，甚喜辭。至京與貴人具說某日子訓當到，至期未發生，父母來詣子訓。子訓曰：汝恐吾忘，使汝兒失信，不仕邪？吾今食後卽發半日，乃行二千里。旣至，生急往拜迎。子訓尚聞誰欲見我，生曰：欲見先生者甚多，不敢枉屈，但知先生所至當自來也。子訓曰：吾千里不倦，豈惜寸步乎？欲

見者語之。令各絕賓客。吾明日當各詣宅。生如言告諸貴人。各自絕客。灑掃。至時子訓果來。凡二十三家。各有一子。訓諸朝士。各謂子訓先到其家。明朝至朝。各問子訓何時到宅。二十三人所見皆同。是所服飾顏貌無異。唯所言語隨主人意。答乃不同也。京師大驚異其神變如此。諸貴人並欲詣子訓。子訓謂生曰：諸貴人謂我重瞳八彩。故欲見我。今見我矣。我亦無所能論道。吾去矣。適出門。諸貴人冠蓋塞路而來。生具言適去。吳東陌上乘驪者是也。各走馬逐之不及。

如此半日相去常一里許。終不能及。遂各罷還。子訓至陳公家。言曰：吾明日中時當去。陳公問遠近行乎。曰：不復更還也。陳公以葛布單衣一送之。至時子訓乃死。屍僵手足交臂。上不可得伸狀。如屈鐵屍。作五香之芳氣。達於巷陌。其氣甚異。乃殯之棺中。未得出棺中。噏然作雷霆之音。光照宅宇。坐人頓伏。良久視其棺蓋。乃分裂飛於空中。棺中無人。但遺一隻履而已。須臾間陌上有人馬簫鼓之聲。徑東而去。乃不復見。子訓去後陌上數十里。芳香百餘日不歇也。

